陈老总让房

王震学

“哎，我的帐篷哪去了？”

“他们抬走了。”

“谁？”

“这个兵站的领导。”

“为啥子？

“他们说，不忍心叫你在冰天雪地里再搭帐篷。”

“那好，请你把他们兵站领导请来，我和他谈判谈判，以求‘和平解决’。”

这段陈毅元帅在某兵站帐篷前同工作人员的对话，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一天。当时，赴西藏拉萨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年已五十有五，身患着高血压病，按身体条件，是不能进藏的。但是他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西藏的繁荣昌盛和巩固西南边防，毅然担负起“我是京华西行使，驱车飞驰数万里”的“西行使”重任。

陈老总当年在进藏路上，每天晚睡早起，图为他收拾好行李，在风雪帐篷前等待上路。 王震学 摄

按照上路的习惯，他每到一处宿营地，总是先要下车看望随团的各族老代表和兵站官兵后，才返回他的途中“帅府”。这天，他返回后突然不见自己的帐篷，因此，边派人请兵站领导，边走进了警卫连的帐篷。

“报告！”

“请进。”

兵站领导进来了，“首长，你太辛苦了。”他行过军礼后说。

“你好！全站的同志们好！应该讲，真正辛苦的不是我，而是数年如一日地坚持在这高寒缺氧风雪高原上的你们。听说你们把我的行李搬走罗。是吗？”陈老总说着示意他坐下。站领导满有理由地陈述着不忍心让自己的元帅在冰天雪地住帐篷的心情。陈老总打住说：“谢谢大家的一片盛情，但应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嘛！怎么，你们不经我的同意就强加于人？这样不太好吧。”站长再三表白大家的一片敬爱之情，说：“我们那间极为简陋的小泥屋，尽管条件很差，但毕竟比风雪帐篷稍暖和一些。”陈老总边听边摇头微笑着说：“人有敬意，须得领之。既然小屋已腾出来了，我又不能寒你们的心，人还是要住的，但不是我住，而是请代表团里几位少数民族的老代表去住，他们的病情很严重。我希望你们照顾老代表，要象照顾我一样的热情。”陈老总讲到这里，言犹尽而又意不穷地敞开胸怀说：“不管怎样讲，小泥屋总比风雪帐篷帐里要暖和一些。我住在冰天雪地的帐篷里是冷了些，但这不是坏事，它可以使我想到，我冷，我们代表团的八百多人也都不暖和，更促进我把进藏工作做得更好些。你讲讲，是否有点道理？”

“有。”

“好！祝贺我们的‘谈判’胜利成功！”陈老总立即站起紧紧地握住站长的手。

三十多年过去了，但这件事总在我的脑际萦绕，并使我感动不已，及至后来，我恭读了《陈毅诗词选》，看见那亲切的诗句，再想当日陈老总让房之事，就更想见了他那海样的胸怀：“七日七夜雪峰伴，六苦风沙乐晶莹。”

颠倒

马沪发

如果有人提出，要头朝下走路，用两只脚思考，一定会被认为是精神分裂患者或痴人吃话。然而，在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头足颠倒，本来倒置，于常理相悖谬的事却又屡见不鲜。

好端端的家属区，被几米高的围墙横切竖割，如摆迷魂阵；到处是铁门和关卡，四通八达的道路大都成了死胡同，进出不便倒是小事，一旦紧急关头，可该如何是好……这类事情若画成漫画，则是：鸡兔牛羊被锁入铁笼，而豺狼虎豹则逍遥自在，题曰：如此治安。

被颠倒的何止于此！

作贡献的，创造财富的所得甚少；挖墙脚的，帮倒忙的却多有财富。守规矩的经营者，往往举步艰难；不地道经营，日鬼倒捧锤的却每每得到优惠和照顾。又是一幅漫画：种瓜的不得瓜，望瓜兴叹；题田拔苗的却洋洋得意，手捧大瓜。题曰：如此分配。

被颠倒的又何止于此！

四项基本原则是千均国本，却被淡化成一张轻飘飘的标签。政治同经济，思想政治工作同物资刺激，孰主孰次，却不知其序。一个人精神支柱没有了，血肉内涵被掏空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躯壳，然后用纸做的人民币支撑起来。这不又是一幅漫画么？

漫画是夸张的，但夸张中蕴含着真实！

笔者不是漫画家，也不想在此摆画展。只是把人的司空见惯的颠倒略加集中展出，以期引起世人警觉。因为颠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习惯于颠倒。久而久之，视颠倒为正常。

被颠倒的，应赶快颠倒过来！

送心

丹影

在商洛山中的走亲串友中，最富有情趣的要算是送心了。麦忙时节，我回乡下休探亲假便遇上了一年一度的送心日，除了分享小伙子的欢乐外，还重温了往日送心的乐趣。

六月六的前两天，村前的土路上，一个个穿戴入时的青年小伙，背挂包的、担担子的、提篮子的，满面春风，迎着朝霞，向着丈人家走去，那轻快的脚步，像坡那边刮来的山风。因为，他们的心早已飞到了山的那边。按照这一习俗，订亲后的未成婚女婿，每年在麦收后的六月初六前后，带上四十个用当年收获的麦面蒸成的馍，去给丈人家里汇报自己半年来的劳动成果，领略丈人家的一片欢心。在晚霞渐落，夜幕降临时，带上丈母娘送的礼物和情人送给的爱物鞋垫之类，悄悄溜回村庄，要是一声张，就会被同伴截在村前，非要看你的爱物，这样就少不了他的喜烟、喜糖、喜酒，还给以后说笑话留下了话柄。

是他们纯情感染了我还是其它什么，我也想重温往事，便同妻商量着在六月六这天也去丈人家送心。

该带什么礼物去送心，这下犯难了，带糖酒副食失去了送心的意义，带蒸馍又觉得太俗气，最后还是妻子出了主意，按照她的意见，入乡随俗，除带糕点和糖酒之外，还给丈人蒸四十个新麦面馍。初五晚上，妻子和面，我烧火，女儿高兴得连蹦带跳，不一会，袅袅的炊烟将麦面的醇香飘散在村子里的上空。这晚虽比不上初恋时那样的迫切，但村前那隐隐的山峦，却使我陷入了初恋时的遐想。

六月的商洛山，是诗是画。我们送心了。霞光给山路上涂上一层玫瑰色，山风习习，鸟儿歌唱，我们一家三口，沐浴着灿烂的霞光，向丈人家走去。

刊头设计 李忠民 本版编辑 杨乾坤

酒泉之醉

卢丁

过了宝鸡，列车似一支绿色响箭，射向河西走廊。灰濛濛的雾气，裹着冬日的荒坡秃岭，太阳无力照耀着。散落的村庄，卧在坡下，荒凉中隐现生命的繁衍不息。这里就是古丝绸之路，汉唐使者艰难出使西域之路啊！

我离开古长安时，无人劝我更尽一杯酒。朋友和家人倒是劝我多带衣服，说酒泉地方冷。其实不然。酒泉城不大，象一颗小小的明珠镶在祁连山下。太阳似乎特别惠顾这儿，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直教人想入睡。下午一点多钟，我沿着一条古老的街道，来到酒泉公园。或许不逢假日，园内游人寥寥。进门迎面一牌楼，上有一匾，刻着“浩气英风”四字，反面是“功昭日月”。往前，遇一喷泉。这就是酒泉名字的佐证了。

泉眼有碗口粗，终年不歇，朝外喷水。四周一蓄水池，深约二米许。池内始终保持一定的深度，这是因为，有一流槽将水池入另一湖中。水清冽见底，叫酒泉，真是名符其实。池边一石刻，上刻李太白诗一首：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若无酒泉？

世传，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师抵御匈奴，驻兵于此，屡建战功。武帝赐御酒犒赏将军，将军不愿独饮，却又酒少人多，于是，将酒倾入泉中，与兵士共饮之。遂称酒泉。

这段传说，姑且不论真假。霍将军人缘一定不错，用现代人的语言，和群众关系必定十分融洽，否则也不会留下这段优美的传说。想来霍去病还是聪明，虽功在全举，独饮皇上一坛酒，这本算不得多吃多占，他却怕醉倒在功劳簿上，别说再建新功，恐怕连原有的功劳也叫人遗忘。于是，酒入泉中，只可与兵士醉天醉地，不醉自己心，才不误军机大事。

泉水自然长流不断，这美丽的传说也就随泉水流下来了。想起刚进园门那牌楼上的“浩气英风”和“功昭日月”，就是后人对霍将军的讴歌。我来酒泉虽没饮到当地的名酒，但能欣赏到这段传说，先自醉了。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日新月异（剪纸） 高学敏

美味老鼠

欧阳铨

人类食鼠已有很悠久的历史。在50万年前的“北京人”洞穴遗址的灰烬中，留存着大量烤焦了的老鼠骨头。美国考古学家在安第斯山下挖掘到一万二千年前的印第安人遗址，也出土了大量被人啃咬过的鼠骨，这证明古印第安人也是猎鼠吃的。周代的中国，新鲜鼠肉已成为市场上交易的商品，统治者吃鼠肉渐渐吃出花样，进而腊制鼠肉干。在汉代马王堆二号墓以及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中，都挖出过坛封鼠肉干。据文献记载，明朝京师以鼠为美味，天寿山北面的黄花镇所产黄鼠，甚至可以入御膳。

广东、广西一带，谈起吃鼠，人们津津乐道，一些菜市摊档里能买到活老鼠。鲜鼠肉堡黑豆营养丰富，炒生蒜味道鲜美，晒成鼠肉干用油炸着吃香脆可口。老鼠脯是福建山民款待贵客的佳肴，比清蒸鸡好吃得多。近年来，山西省在开发鼠类资源方面已在我国北方居领先地位，不但众多的人爱吃鼠肉，还涌现了一批加工鼠肉的专业户。平鲁县下水乡农民解文礼一年灭鼠1.1万只，收入5000元，并向广州市场提供了400余斤腊制鼠干。临猗县三管乡王国强等农民开厂制作鼠肉罐头，红烧、五香油炸、医用心肝肺等品种罐头日产量达到1000多瓶。遐迩闻名的台湾“老鼠街”，以料理老鼠肉作为号召的十多间店铺烹调颇有特色，红烧、清炖、葱爆，此外还有麻油老鼠和三杯鼠肉等。食家在饱尝口福之余，都说鼠肉有壮阳滋阴的功效。在广东和福建，有人甚至将活生生的仔鼠吞入肚内，据说既补又治病。

时至今日，非洲达克鼠成了家养肉用动物，其肉贵于牛羊猪肉。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格兰屯养鼠场，每年向餐馆提供300吨鼠肉。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些教授和学生组织了一个吃老鼠协会，专门捕食荒野里的老鼠。

太湖远眺

巴牧

登临锡惠最佳处，绝秀风光满眼收。
浪伴渔歌美天籁，千帆争渡写风流。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一编室电话：27708 二编室电话：22227转 群工部：25728 陕西日报印刷代厂印